

『熊孩子』轶事

□冯秋玲



AI生成图

熊孩子，一般指比较爱探索、钻研、调皮，不按常理出牌，常让人哭笑不得又没有邪念的小孩子。

记得我十岁出头那年，有一次爸爸宣布，明天他要去拿缝纫机。缝纫机？在那个时代，缝纫机可是堪比小轿车那么稀罕啊！我们家要有缝纫机啦！我和双胞胎哥哥双眼发光，兴奋无比。

第二天，爸爸用自行车驮来两个木箱，打开一看，满满的零件。爸爸把零件按部就班地放了一地，嘱咐我们远离。我和哥哥目不转睛地看着爸爸装配缝纫机，舍不得漏掉每一个细节。隔天，我和哥哥不约而同地“感冒”了，都不上学了。等爸妈一出门，我俩门上房门，开始拆卸缝纫机。我们先拆缝纫机的皮带，再拆轮子，用螺丝刀、扳手等工具，不到半天，缝纫机变成了一堆零件。我俩太开心了，又笑又跳，引来邻居敲门，问我俩为什么不去上学。答，感冒了。怕邻居再问，我俩开始悄悄地装配缝纫机了。由于前一天我俩看得很用心，所以装配很快，可最后放线的梭子无论如何装不上，我俩只能把它藏在鞋箱里。妈下班了，打算做衣，可发现没有梭子，爸也一头雾水。妈把我俩分开两间，对我哥说，你妹妹已经把梭子在哪里说了，你不说就打。哥哥不明就里只得说了，而我其实并没有说。结果是我俩都被妈打了。一天的快乐变成了伤心的泪水。

漫长的暑假实在太无聊，于是我俩玩“装发痧”游戏。先是我装，哥哥说我装得不像，换他躺在竹床上，开始叫唤：哎呀！我头疼，我没出汗，我肚子难过！哎呀，我发痧气啦！我俩都没有注意到汗流浹背的爸爸下班回家了。爸爸一看一听，马上吩咐我去拿刮痧工具，我赶紧解释，可没用，爸爸火速拿来

工具给哥哥刮痧，可背上又不紫，正疑惑着，哥哥哭着说明真相，爸爸这才歇了一口气，拍了拍哥哥，然后急急忙忙地忙家务去了。

“熊孩子”家家有。广济街小学有一个百果园，地上生长着绿绿的酸浆草和红红的野草莓。缺少零食的我们经常在课间去摘来解馋，真是又酸又甜，非常好吃。班主任知道了，一上课，她怒喝一声，摘过酸浆草和野草莓的站起来！哗啦啦，大部分同学都老实地站了起来，老师气得满脸通红，我却在下面偷偷发笑。这是我十几年读书生涯最开心的一节课，回想到那情景，就想笑。

儿时的宁波水网遍布，冬天的家门口河边停着一条小船。我们几个小伙伴跳上小船蹦蹦跳跳，还想让小船“开”起来，就叫离河坎最近的亚敏用手去推河坎。船动了，亚敏的手悬空了，失去着力点，人一下子掉到了水里。幸亏马上被救上了岸。数九寒天，那时没有换洗的棉衣裤和棉鞋，她爸妈脱掉她的湿衣裤鞋赶紧去烘，她被塞进被窝，一整天不能下床，郁闷无比。

教室在一楼，门口铺着青石板。男孩们用午休时间把青石板一块块翻了起来。校长路过问他们干什么，男孩子说要让蚯蚓们晒晒太阳。校长大怒，说你们不知道石板压脚是要骨折的吗？于是班主任把班长撤职了，而班长正是那个带头翻石板的男孩。

“熊孩子”的故事很多很多，“熊孩子”享受着探索、发现、创造和顽皮的快乐，无拘无束地长大，慢慢地褪去了“熊性”，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。一转眼，“熊孩子”们的儿辈也有“熊孩子”啦，虽然和我们“熊”法不尽相同，但他们的快乐和我们一样有趣难忘。人类就是这样生生不息，绵延繁衍，一代又一代。

暑假英雄

□冯志军

能当暑假英雄的，只有学生。

儿时的暑假里，我是妥妥的“草莽英雄”。期末考试一结束，不管学校有无仪式性地做过大扫除，小孩就判定暑假开始了。大人忙，但不至于忙到要把小的锁在屋里。有的大人要去厂里上班，厂子近，自行车一蹬叮铃铃几声就到了。于是，便把孩子带到厂里，大人忙事小孩水泥地上滚，中午单位食堂蹭一顿，大家睁只眼闭只眼——哦，暑假到了，一切理所当然。

大多数孩子散落在田头山间，作业要等暑假快结束才想起。期末成绩不论好坏，三天后，自动进入吃喝玩乐模式，上蹿下跳、偷鸡摸狗必不可少。

房前屋后，常会有小股烟鬼崇地升起——几个孩子蹲在一起，拱头驼背，不时往中间投什么。砖头对竖，中间搁块瓦片，瓦片上黑乎乎一团。柴火枯枝到处都是，一会儿就收了一堆，一股脑儿往砖中堆，烟熏火燎的谁也不怕。瓦片上搁的火里埋的，有玉米、土豆、番薯、年糕……有些容易得，田地里转一圈，衣服包得鼓鼓囊囊地回来了——露天的就是“英雄们”的。有时突然惊叫，猛然散开，可能是谷粒米花儿或年糕爆了，便捧着跳着叫着，也有吃得满脸满手墨黑的，但欢乐总比狼狈多，一口咬下去，原汁原味的香，心里还有从家里“偷”得好东西的得逞和窃喜。

沿门缝儿挨着潜进家门，总有一两个邻居坐在堂屋，衔一支烟跷着二郎腿，满脸“怒色”——那是他家的田遭到了“洗劫”。小兔崽子们挖得，也不知把土归个位，一点没庄户人家样儿。不过，也就坐一支烟工夫就走了，谁家

都有小孩儿，谁家的作物都没好下场，谁家的田都会在暑假遭此“毒手”……大人们当着面抓起门后的扫把，对着孩子就是一顿打，打得“英雄”们变成了狗熊——晚饭时，村里鬼哭狼嚎。不怕，地上滚过眼泪鼻涕抹过装模作样嚎过就成，饭照吃觉照睡梦照做。第二天依旧“偷鸡摸狗”，谁让他们是“英雄”呢？

不过，暑假里的“偷鸡摸狗”的行径仅限于“偷鸡”。而且，要他们“偷”出村，也绝不可能，他们招惹的，还是那些熟悉的淳朴善良的村民。有大孩子专抓母鸡。起先是赶，饿极闲极就想吃，“窝里横”的先拿自家鸡下手。抓了鸡，不动刀不拔毛，扭断脖子抹了烂泥包上荷叶，拿草绳一捆，挖个洞埋上，上面烧一堆火，香得能把村前村后的狗都引来。

鸡进笼后，一数发现少了，看看小的们贼头贼脑，“严刑拷打”下，“英雄们”招供了——果然是他们。大人也无奈，只拿起柴棒挥着比画了几下，就没了下文。毕竟，暑假里孩子没人管，跟着大孩子东流西窜，偷几只鸡吃，也没啥。至于摸狗，改为“撵”和“踢”更好，谁让这帮半大的孩子每天龇牙咧嘴，本身就像极了总是找吃的狗，也谁让那些狗总是殷勤地尾随着正放暑假的孩子呢？似乎狗们也达成了共识，觉得跟在孩子屁股后面真会有东西吃的……

那时的暑假，是“草莽英雄”们的，也是“鸡飞狗跳”的。就是这样的暑假，现在想起来，还能让我们美得想笑——那可是当时赤手空拳，以后要闯荡天下的孩子啊。

现在的孩子，已很少能看到他们在暑假里成为那样的“英雄”了。



AI生成图